

冷戰時期 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下)

●周陸洋、李文榕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24年12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六節。

四 現代化與醫療衛生研究：美蘇爭霸的焦點

事後看來，蘇聯在綜合國力方面有着諸多重大缺陷，難以贏得與美國的競爭，然而冷戰的歷史當事人並不這樣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蘇聯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時期飛速擴張的經濟規模，以及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時期的全球進攻，都讓西方感到切實的威脅。對蘇聯現代化的研究應運而生，成為美國評估蘇聯綜合國力和國運走勢的重要指標。現代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隨着工業、科學技術、教育等領域的現代化，蘇聯是否可能淡化意識形態、退化為一個對西方沒有威脅的社會？或者，它是否可能成為技術和組織層面更強大的世界革命機器？這種困惑早在冷戰前就已出現。十月革命後，一些美國觀察家深信共產主義制度不可能持續，認為蘇聯可能放棄對私有制的鬥爭，轉而控制和改造工業技術人員，使之為紅色政權服務^①。然而，二戰結束後斯大林的馬列主義復興運動，又讓美國學者質疑工業化與意識形態之間是否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②。冷戰伊始，羅斯托(W. W. Rostow)總結了蘇聯的意識形態悖論。他認為宣傳、對外部世界的恐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感固然形成了意識形態自信，但這種自信也因為暴政、缺乏民主參與而在人民層面經歷着日常性的銷蝕^③。這成為現代化理論的起始點。

現代化理論是美國社會學蘇聯研究的重要論辯對象。現代化理論和社會學關於現代化的研究有些許重合但並不同。現代化理論是美國倉促接手世界體系後發明的宏大理論，其目標是評估西方模式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的可能性，以預防法西斯、共產主義等競爭性變體與世界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結合^④。

現代化理論追求綜合全面的分析，試圖理解各個社會系統之間的協調配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但另一方面，現代化理論也是冷戰的政治產物。它急於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建立一種與蘇聯抗衡的社會模式，具有明顯的「社會工程學」色彩，與社會主義有着異曲同工之妙^⑤。現代化理論自誕生以來就受到很多批判，例如以啟蒙運動後的西方作為普遍模式、無法對「傳統」與「現代」二分法給出持續和一貫的概念化解釋、在學術與意識形態自負之間糾纏不清、對「現代化」缺乏清晰定義等。如果說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理論」執迷於傳統—現代二元對立且有着強烈目的論色彩，那麼美國社會學對蘇聯現代化的研究則貢獻了大量批判性思考和有益的經驗發現。儘管現代化理論在1970年代之後衰落，社會學對蘇聯現代化的研究並未停止。

現代化研究在起始階段最難處理的方法問題是「半桶水算多還算少」——彼時美蘇作為全球大國的爭奪才剛剛開始，在橫斷截面的歷史時點上，學者總能夠蒐集到兩國趨同和相似的證據，也總能夠找到二者的差異。傾向於趨同論的學者相信美國模式的普遍性，認為各國社會不論起點設置如何，終將走上美國的多元主義道路。烏拉姆(Adam B. Ulam)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為農業社會創造的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蘇聯完成工業化之後就不再為社會所需要^⑥。英克爾斯(Alex Inkeles)承認蘇聯政權對農民、知識份子、技術專家的管理引發不滿，但是蘇聯社會經過長期探索已經發展出許多正式或非正式的「調適機制」，這些調適機制使蘇聯各個部分得以自我協調，類似自我滿足的功能系統^⑦。通過比較多個發達工業體，英克爾斯等人還指出蘇聯政體已經具有美式合法性，蘇聯公民的不滿主要來自過份的壓迫性元素而非政體本身，而且這種不滿的表達不但不會導致革命，還會形成安全閥效應^⑧。不過，即便對美國文明成就充滿自豪，大部分社會學家都會強調美國現代化經驗未必具有普世性，對蘇聯是否可能達致美國的現代化程度持審慎態度。

「半桶水算多還算少」的難題並非無解。由於現代化本身是一個長期趨勢，一些學者選擇長時段視角的觀察。儘管美國和蘇聯就追求科技、反對殖民主義，以及在國民體育和藝術愛好方面有一定相似性，但在長時段歷史視野下，它們的差別和對立是深刻的，體現在分層結構、財產模式、個人能動性和性別觀念等方方面面^⑨。將分析延伸到沙俄後，有學者更得出了俄國社會一元獨大、缺乏多樣性的特點具有超強穩定性，並沒有因為數百年來的現代化而出現根本變化的結論^⑩。就蘇聯自身歷史而言，隨着史料的積累，一些早期眾說紛紜的議題逐漸有了更可靠的趨勢性證據。對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三百多名政治經濟領導人的集體傳記分析表明，即使統治集團已經高度技術化、成員普遍接受了高等教育，蘇聯仍然沒有出現意識形態鬆動的跡象^⑪。雖然蘇聯公民看起來形成了尊重政府權威、科技創新精神、接受國家介入公共福利等所謂現代人的性格，但蘇聯產業結構對西方的追趕在經歷了加速之後又穩定地停滯，其服務業發展與西方的距離愈來愈大^⑫。即便是曾經提出蘇聯